

我的爱

遗失在美丽的勿洛湖畔，

那是我留学新加坡的时光。

蓝色的勿洛湖水夜夜温柔催我入眠。

低吟着我们的故事……

心中的勿洛

杨晓光 著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心中的勿洛

杨晓光 著 青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中的勿洛/杨晓光 著. —青岛:青岛出版社, 2008. 3

ISBN 978-7-5436-4520-2

I. 心…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6156 号

- 书 名 心中的勿洛
作 者 杨晓光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兼传真) 80998664
责任编辑 刘晓艳
封面设计 青岛出版设计中心·程皓
照 排 青岛正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海尔丰彩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32 开(890 mm × 1240 mm)
印 张 9.25
字 数 170 千
书 号 ISBN 978-7-5436-4520-2
定 价 18.00 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电话 (0532)80998671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0532)80998826

目 录

楔子	(1)
第一章 空降“梦之岛”	(5)
第二章 学校	(21)
第三章 “家人”	(28)
第四章 遇见	(37)
第五章 关于曲湄	(46)
第六章 恋爱中的辛蒂蕾拉	(53)
第七章 别人的爱情	(74)
第八章 我与葵茵	(78)
第九章 猫	(85)
第十章 家	(89)
第十一章 关于欧阳鸿彦	(125)
第十二章 葵茵的彬尼 & 彬尼的葵茵	(142)
第十三章 回忆	(147)
第十四章 暗影	(157)
第十五章 枉	(160)
第十六章 转学	(172)
第十七章 隐情	(176)
第十八章 同一屋檐下	(202)
第十九章 风逝	(267)
第二十章 海的回音	(271)
幕合	(287)



楔子

喜欢去“玛丽可人儿”(Mary Beauty, 酒吧名称)。

别问为什么,说不定你去了那里也会喜欢。更何况,我得度过蒋晨对我的考验期。

经常跟朋友去那里闲聊,或是听他们的“胡言乱语”,关于自己,或是别人。枕草子《浮世绘》里有言,“听见人家说闲话,觉得生气,这实在是没道理的事。难道有谁能够不让人家说吗?有谁不是从来不提自己的缺点,而只顾说别人闲话的?总之说别人家的事不是好事情,另外被本人听见了,还要怨恨也未可知。所以不要说人闲话。还有,平常关心你的人,说了对他不起,所以还是不要说的好。”喜欢这样的说法,有了闲话,才有“浮世绘”,也因此有了生活完整的拼图。

Takumi 向我靠过来,“Hey, honey.”(嗨,蜜人儿。)

“You are mixed. I'm not your honey, and nobody will be mine.”
(意译:别搞错!不必叫那么亲热。你是你,我是我。)

他冲我笑笑,不声不响坐在旁边。

“为什么喜欢这里?”他问。

“Mimic world.”(微观世界。)

“You always say that.”(你总是这样说。)

“Tell me, Takumi, how do you explain ‘浮世绘’ in English, give me your conception.”(告诉我,拓海。用英文你如何解释“浮世绘”这个词,给我你的说法。)

他用手支着脑袋拼命做出思考状,我知道他心里早有答案。

“Alive, living world.”(鲜活的世界。)



"Like here?" (就像这里?)

"That's it." (正是。)

环视四周,烟的氤氲伴着咖啡与酒精的香气一起升腾。在这些红男绿女的黑色、蓝色眼睛里,我见到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他们正在认真地讲着别人的闲话,却又儿戏着自己的生活。这便是“浮世绘”。

Takumi 说我写的文章没人会看。

他说,“乐尔,你是真的不懂,还是在装糊涂?”

我拿起红茶轻啜一口。

他接着说,“文学就是在说这个世界的‘闲话’,不是吗?最动听的闲话是怎样的?”他摇着一根手指,“绝不像你写的那样。”

Takumi 从怀里掏出香烟,点上,意味深长地吐一口,“最恶毒且又赤裸的‘闲话’才是现代人爱看爱听的吧。”

我沉默无语。

他将烟灰磕了磕,用夹烟的那只手盖住我的左手。

“别动!”他说,环视四周,“这才是他们想要的。模糊现实与梦幻之间的距离。你该明白了?”

“什么?”

他将肩膀靠过来,我本能地侧身。在我来不及反应的瞬间,他却一把将我从椅子上扯下,然后,带出门去。

“你不适合这里。”他说。

接触到夜里的新鲜空气,两人似乎都清醒了许多。

我用手指摸着发烫的脸颊。

“你还很单纯。所以写不出复杂的故事。”

“我知道。所以来这里。不为将自己变得复杂,只想看清楚这个世界。”

“其实蒋晨早想雇用你。是我阻止他这么做。”

“为什么?”



You Wait for Me》(《你是否等我》)。空气中有些浮躁在沉淀,黑暗中,Takumi 看着我的眼睛亮亮的,我知道,我的同样如此。我将写下的故事第一个拿给他看,于是,那时,当我唱起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有了共鸣。

I need to talk with you again
Why did you go away
All our time together, just feels like yesterday
I never thought I'd see, a single day without you
The things we take for granted we can sometimes lose
And if I promise not to feel this pain
Will I see you again
Will I see you again
Cos time will pass me by, maybe
I'll never learn to smile
But I know I will make it through
If you wait for me
And all the tears I cry
No matter how I try
They will never bring you home to me
So won't you wait for me in heaven

(歌词大意:我们需要谈一谈,为何你要离去。如果我否认所承受的伤痛,是不是可以再见你一次?没有人再带你回我身边,所以你一定要在天堂里等我。)

"会的。终有一天,会有人被你的心、你的故事打动。" Takumi 说。

那么,现在我将它写给你,不知你是否会珍惜——



第一章 空降“梦之岛”

如果我们生下来就是八十岁，而慢慢长到十八岁的话，人生会更加快乐无穷。

——马克·吐温

Jackie(陆其风)通过欧阳鸿彦传来日记片段——

我的女朋友乐尔是个天生不乐观的女生。不算美丽，但很可爱。有个翘鼻子，哭起来爱往袖子上抹眼泪。她说，根本不指望别人了解她的悲伤，所以才哭得这样难看。她还说，中国的方块字是很美丽的文字，汉语是非常美丽的语言。作为一个华人，其风你应该学会用优美的国语来表达自己。后来，她到淡滨尼的服装店里找我，送我一本《成语故事》。于是我了解到我对乐尔的感情就像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乐尔说爱情并不是“按图索骥”；我们的感情并没有“如火如荼”，却又深刻得“入木三分”。后来发现乐尔与家人的关系“盘根错节”，我却能够“旁观者清”。知道不能将我们的感情永远置于“空中楼阁”，我却几次“言不由衷”。对于感情我并不能够“穷兵黩武”，最后“孤注一掷”，但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到了最后终成“黄粱一梦”。即使重来，我仍将“执迷不悟”，不求“悔过自新”……

我的泪水潜然而下。

一直对多年前看过的那部风靡全球的《泰坦尼克号》心存芥蒂。总认为露丝不该对杰克的死“袖手旁观”，两人一起在冰海里



沉没似乎才是故事最好的结局。很久以后，我才明白，死是一瞬间的事，而活着，尤其是背负着另一个人的期待与爱而活，也许才是勇敢的选择。那像是上帝将另一个人的生命缚在了你的背上，你有责任过好属于两个人的生活，并且充满希望地活着。

我拖着行李进门的时候，葵茵从被窝里探出半个脑袋瞧着我。我猜她原本是要装睡的，但没成功，也许是太好奇了。

“你叫什么？”她问。

“李乐尔，叫我乐尔好了。”

她点头。

“你呢？”我问。

“葵茵。”

“不去上学吗？”

“就要去了。”她将被子“呼啦”一声掀开，露出一身淡黄色的睡衣，还有两条白的胳膊、白的腿。她站起来，我这才看清楚她的脸，很素净的一张脸，眉毛淡淡的，眼睛不大不小，鼻子很挺，嘴唇稍嫌厚些。还有，一头略微泛着黄的长发。

“你在哪里读书？”我问。

“MDIS（新加坡管理学院）。”

说完，她背着浴巾进了浴室，那是一块长长的带着史努比图案的浴巾。

我有些茫然地站着，四处看了看，确认没有床单亦没有枕巾的铺位是我的，然后把提包扔上去，背包卸下来。那时候，我没觉得饿，也没觉得累。只是觉得一切都很新鲜，这种感觉把我淹没了。

葵茵推门进来的时候，我打开背包，正看着里面的东西不知该拣哪一件出来。

“不去冲个凉吗？”她提醒我。

“噢。”我点头，把装洗漱用具的包包拎到面前。



我看着她，“学校几点上课？”

“九点。”她说，不慌不忙地背对我解开浴巾，系好内衣，又用浴巾包住头发。

“你……不在浴室换好再出来吗？”我有些不自在地看着别处。

“里面很热的嘛。”她忽然换上一种嗲声嗲气的腔调，令我觉得先到这里的她赫然就是一个得意洋洋的“地主”。

她已在对镜梳妆，打开浴巾使劲擦了头发，再用梳子梳直。插上电源，打开电吹风，热分子便在这空调大开，气温极低的房内舞蹈起来。她熟练地边吹边撩拨着长发，像在拍洗发水广告。然后，拿起桌上的小罐子，往脸上涂了些我说不出名目的膏状物，用手指匀开，细细涂遍面上每个角落。

“哧哧”两声，像是电影屏幕上最后出现的“ending（剧终）”。然后，这一切结束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香水味。她像个蜜糖娃娃般拎起背包飘出了房门。

“噢，对了，”她折回来，“要听收音机吗？在我桌上，你请便。”

“谢谢。今天放学可以早点回来吗？想请你带我在附近转转。”

“噢，”她应声，潇洒地关上房门，“好好休息。”

在她关上房门的那刻，心里有种莫名的空虚。从走出樟宜机场到现在，我不住地问自己：这是新加坡吗？这真的是电视剧里看到的那个“梦之岛”吗？我感到自己像辛巴达一样，向着梦想中的岛屿前进，却突然遇见暴风，然后转错了舵，到达一个陌生的国家。在这里，我会有怎样的遭遇？那种复杂的感觉，说是“失望”并不确切。但有一点我却很清楚，一切都回不去了——那些我所熟悉的从前。

她终是忘了对我的承诺。

那天下午，我照她所言先冲了凉，然后把包里的东西一样样捡

出来摆在合适的位置。正忙着，房门嘭的一声被人大力推开。

“收拾呢。”一个男生冲我说。

“嗯，”我看着他，“有事儿吗？”

“这是租住合同，你看一下。”

我停下手里的活儿，接过他手上的几片纸像审阅试题般反复看起来。

“没问题。”我说。

“押金加本月租金共五百块。”他说。

我看着这个刚把我从机场领回来的人，忽然就有了那么一点感觉，现实么？独立么？好像才刚开始呢。

他是房东，也是我的老乡，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二年级生。可是，却显得如此老练。

没话说，当然得立马交钱。此后，我就有点怕他，怕他出其不意地推开房门，对我说：“乐尔，把那什么钱收一收。就是这个月的租金、水电费、网费……”也害怕总得要阅这单阅那单，这里那里地签名。

我的脑袋不灵光，特别讨厌算账，一看他的精明样儿我就心里打鼓，原本简单的一加二加三也得仔细地算个四五遍，总怕他诳了我。后来我知道，关于这一点，葵茵与我有同感。

他不动声色地接过钱，脸上挂着惯有的微笑，“冲过凉了？那好好歇着。饿了就去楼下的巴刹吃饭。知道吧？我在车上指给你看过。”

我点头，看着他的眼睛在镜片后面流光溢彩，真是个充满活力的孩子。他叫叶峻峰，英文叫 Eric。

说实在的，我哪敢去什么巴刹，在出租车里已仔细盘算过，这里就算较便宜的三元餐，乘以五也得十五块人民币，再加上饮料，那不跟在國內顿顿吃肯德基、麦当劳套餐一个价。但我万没有想到，在这里被当地人常常称作垃圾食品的鸡类快餐竟也有着与之

称号相匹配的低廉价格。这里广播、电视一直在提倡的健康饮食原则也是少油、少盐、少糖。

一觉睡饱，我管不住好奇心驱使下蠢蠢欲动的脚指头，信步走出房门。就在这时，遇见了四个放学回来与我居于同一屋檐下的男生。

“刚来的吧？”有个穿蓝衬衫的男生问。

“噢。”我答。

“我们住隔壁房间，以后互相照顾啊。”他又说。

“好。”我点头。

“要出去逛逛？”旁边一个留着刺儿头的男生问。

“是啊。”

“可别走远了，小心迷路。”

然后就有人笑起来，“新加坡的房子都长一个样儿，我妈来这里住了一个月，天天窝在家里。说怕出去之后回来找不着门，被警察当作迷路儿。”

我也笑起来。忽然觉得，大家都是年轻人，真好。

“葵茵回来了吗？就是跟你住一个屋的女孩儿。”“蓝衬衫”问。

“还没。”

“她可能晚点回来。这几天她一直在忙着找房。”

说完，他与其余几人一起进了房。

入了电梯，背靠墙面站着，我吸了一口气，电梯内弥漫着一股好闻的橘子香水味。电梯停住的时候猛烈地震颤几下，这种感觉一晃而过，我步出电梯。湿热的空气顿时将我包围。

所有的楼房，现在我已知道它们叫做组屋，果真生得一模一样。抬头寻找楼牌，很快找到，这才放心地移动脚步，朝着马路方向走去。

看到 seven eleven 的时候，肚子开始咕咕叫了。推门进去，我拣了两块巧克力，交了钱，出来。不晓得是质量问题，还是天太热



的缘故，吃在嘴里，巧克力黏巴巴的甚是无味。肚内饥饿不容我多想，很快将它们吞下去。又煞有介事地在门口买了份当地英文报纸。售货员黑黑的脸在帽檐下对我微笑，于是我记住了这个微笑。

天色已晚，我不敢再眷恋这条有着 seven eleven 和 NTUC（二者均为连锁超市名）以及小贩中心的食街，赶紧打道回府。

房里一片漆黑，葵茵早将今晨对我的承诺抛之脑后。对了，“蓝衬衫”说她最近忙着找房。为什么？这里令她不满意吗？或许因为多了我这个房客？

八点多，她带着一脸疲惫回来。将外套与背包甩在床上，人也跟着倒下去。

“吃过晚饭了？”她转过脸问我。

“唔。”

回家后，我为自己煮了两包泡面，饿了好久，感觉甚是味美。

“要吃泡面么？”我问。

摇头，她说在巴刹吃过了，却没提曾答应早些回来带我出去转转的事。

“听说你在找房？”想了想，我问。

她点头。

“不在这里住了？为什么？”

她那乌黑的眼珠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你见过曲湄？就是睡那张床的女孩。”

我下意识地 looking 屋里的第三张床。

“没有。”

“我跟她不和。”她翻了个身，面朝墙壁躺着。没有解释的意思。

我觉得，这女孩儿的性格甚是爽利。

第二天早上才见到曲湄。



“睡得好么？”她看着醒来的我说。

“还好。是曲湄么？”

她点头。

“葵茵呢？”

“去学校了吧。”我看看侧面，那边的床空空如也。

“你知道离我们的组屋不远有个湖么？很漂亮的。”她说。

“噢。”我当然记得那个湖，可惜昨天出去得太晚，又因肚饿，未来得及饱览湖光。

“起来，”她拍拍我，“去看那个湖，这么懒睡可不成。”

我看着她，“你打哪里来？昨晚是睡这屋么？”不知为什么，突然问出这么个怪问题。

她笑而不答，我越发觉得奇怪。

“出门小心迷路，记住这里地址是 BLK718 BEDOK RESERVOIR ROAD#9-3487。”她躺在床上提醒我。

“不会走远。我去看看那个湖。对了，它叫什么名字？”

“勿洛水池。”她答。

勿洛，很好听的名字。不是么？

我终于看到了那个湖，勿洛水池。一片宁静的绿，周围的绿树丛中露出白色建筑的一角，像是古埃及的建筑式样。没有风，亦没有虫鸣、鸟叫。水很深，像是湖底睡着水妖，有着白白的膀臂和妖娆的美貌。坐在湖边的白卵石上，会有一种错觉，不一会儿，湖面会泛起微波，一条手臂挽着湖光以极优美的姿态欲将你纳入怀抱。

“禁止游泳”，湖边立着木牌。

又让人禁不住联想湖底一定藏着深奥的隐秘。

坐了好久，直到觉得饿。去不远处的 NTUC 连锁超市买了袋果酱面包，我坐在湖边的草亭里大快朵颐。

好像怎么都吃不饱似的。没辙再去买一袋。用力捏一捏，像

是化了，在手里变成薄薄一片。这也叫面包么？我有些丧气。接连吃下四五个也还是不饱的呀。于是，我开始怀念以前在家里吃到的那些厚而敦实的面包。还有饺子、馒头、豆沙包。这里只有面包，还是这么窝窝囊囊轻薄一片。买听 lemon tea（柠檬茶）也得花掉至少合四块人民币。

只得作罢，我正正经经坐进了小贩中心，也叫巴刹。

一块九（新币）的菜只有这么少么？一勺，两勺，我数着，再不会多加半勺。米饭倒是不少，细长的白米，甚好看。冰凉的柠檬茶倒在加了冰块杯子里，一口下去，透到心底的凉。

吃饱了，再去坐着看湖。像欣赏一个碧绿的梦。直到蚂蚁爬过我的膝盖，直到再也耐不住闷热，直到……

记忆里，这水池总是与吃分不开，坐得久了、闷了、饿了，于是去几步远的小贩中心吃碗面，去超市买袋面包或巧克力，我甚至倚在树下平生第一次品尝了臭味无比的新加坡榴莲。我想它一定是坏掉了，不然怎会那么臭呢，最后只得将多半盒埋在椰子树下，权作为它补充营养。回去后，尽管用掉半管牙膏，嘴巴里仍然留着似乎永不泯灭的奇怪味道。

后来，我带着画本去湖边坐着写生。尽管画得不成样子，葵茵乍看时，说像一个大操场。为此，我深感内疚。当知道我所画的是勿洛水池时，她心里也对自己之前的说法感到抱歉。似乎是把一个如西施般美貌的佳人描绘成捂胸蹙眉的效颦女一般。真的抱歉，那个湖，曾给过我那么多奇妙感受，那么多欢乐时光，可我，却只能把它描绘成那个样子。

跟同一屋檐下的四个男生熟络后，我借了其中一人的单车绕着湖边起劲地转了一圈。回程时，不小心掉了车链，恰巧瞄到平日人迹稀少的湖边坐着一位望风景的男子，于是请他帮忙。二话没说，他卷起袖管咔嚓几下子搞定。临了，我将口袋里的半包纸巾送给双手乌黑的他，千恩万谢地推着车走开。

那时,我已经开始吃三块半的午餐,开始从超市拎回一整袋的面包片和几棵蔬菜以及几排鸡蛋回家煮饭。也开始慢慢了解到表面看起来和谐的一屋子人,其实并非如勿洛湖面那般平静。

先是葵茵,与我相处一段时间后,决定不搬了,似乎找到了“同盟军”,终于放下心来。事实上,我绝没有站在她或曲湄任何一边的意思。我的原则是,与每个人和平相处,有时不得已也会耍些小心眼。

表面看来,曲湄与葵茵似是理不顺的两团麻绳,总在互相拧着劲。实际上,葵茵惧怕着曲湄,因她是房东叶峻峰的女朋友;而曲湄亦小心提防着葵茵,因葵茵的女友是叶峻峰兼职公司的老板。多么复杂微妙的一对儿。

至于她俩之间矛盾的起因,我没问,知道日后她们定会主动讲起。

果然。某天,曲湄关起房门,神秘兮兮地拉着我聊天。依我看聊天为虚,实则是她心里有鬼。我们东一句西一句地闲扯。

“你了解葵茵这个人么?”她突然问。

我摇头,不晓得她想听什么、要说什么,只好摇头。

“她这个人外表看起来单纯、爽利的样子,其实很有心机。”

“是么。”

见我一副未置可否的模样,她继续说,“知道我为什么跟她闹僵么?为了 Rainbow(虹姐)。”

“叶峻峰的老板?”

她见我来了兴趣,故作神秘地点头,意味深长地说,“阿虹这人对叶峻峰不薄,却不喜欢我。因我曾跟葵茵吵了一架,而她俩又很熟……”

根本不需提示,曲湄一味滔滔不绝地讲下去。

“阿虹的公司是专门为中国学生办理出国事宜的中介。葵茵的男友现在马来西亚,原想尽快转来新加坡,但因某种缘故被拒



签。所以葵茵一直拢着阿虹,想请她将男友办过来。”

原来如此,我点头。

“所以啦,她们交情那么深,依我看,葵茵没少在阿虹身上下工夫。其实我与葵茵那一架吵得甚是多余,只为了争张铺位,噢,就她现在睡的那张。因为靠近窗户嘛,阳光充足一点。现在我才不稀罕呢,不过一时之气。本来没想怎么着,可吵着吵着就变了味,我搬出叶峻峰,她就给阿虹打了个电话。结果……”

她做个甚是没劲的表情,“葵茵记了我的仇,总在阿虹面前说我坏话,峻峰是阿虹的左膀右臂,她当然不会拿他下手,所以就一味调唆起我们的关系来。”

“噢。”我做个意味深长的样子。

见我“明白”了,她跳下床,拍拍我的肩膀,打开房门,“小心这个人。”她又回头说。

“哟,湄姐,不去巴刹吃饭呀。”小新在门口招呼。

“你自己去吧。”曲湄说。

“我请你呀?”

“别,怕你没安好心。”

“怎么这样说话呢。”小新没好气地趿拉着拖鞋出去,“哐”的一声把厅门带上。

“喂,等等!”曲湄想起什么,追出门去喊,“早点回来,晚上‘大扫除’。对了,帮我买罐百氏,还有薯条……”

“就你那身材,也不好好保养。”“蓝衬衫”吴皓携着曲湄一起进来,边走边叹,“还百氏、薯片呀的……”像丢块抹布,吴皓两个指头捏着曲湄的衣角将肥胖的她“丢”进房内,“小心叶峻峰踹了你。”

曲湄顺势倒在床上,“他敢!”

“别嘴硬,小心晚上偷着哭。”吴皓走出去。

“我胖么?”曲湄向我转过脸。

我忽然想起了那个寓言,老虎放了个屁问狐狸臭不臭,狐狸本

